

宋論卷四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譏

仁宗

曹魏嚴□□□□之禁君子深有取焉以爲萬世法唐不
監而召武韋之禍元宗旣靖內難而後爲之衰止不期
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仁宗立劉后以小有才而□□□
□乃至服袞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辱宗廟方其始仁
宗已十有四歲迄劉后之殂又十年矣旣非幼稚抑匪閭
昏海內無虞國有成憲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惡用牝雞始
知晨暮哉其後英宗之立年三十矣而曹后挾養之恩

持經年之政蓋前之轍迹已深後之覆車弗恤其勢然也
宣仁以神宗母越兩代而執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
心堯舜之稱喧騰今古而他日者以挾女主制沖人之口
實授小人以反噬元祐諸公亦何樂有此而況母政子政
之說不倫不典拂陰陽內外之大經豈有道者所宜出諸
口哉夫漢唐女主之禍有繇來矣宮闈之寵深外戚之權
重極重難返之勢不能逆挽於一朝故雖骨體大臣如陳
蕃者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至於宋而非其倫矣然而劉
后無可奉之遺命而持魁柄迄於老死而後釋孰假之權
則丁謂之姦實成之也謂以邪佞逢君而怨盈朝野及此

而事將變矣結雷允恭以奉后而覲延其生命則當國大臣秉正以肅清內外在此時矣王曾執政繫天下之望者不輕曾無定命之謨倡眾正以立綱紀仍假手乞靈於簾內以竄謂而求快於須臾劉后又已制國之命而威伸中外曾且無如之何然則終始十年成三世□□之陋激君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勢非曾尸其咎而誰委哉曹后之賊也先君慎擇付託之嗣子幾爲廬陵房州之續則劉后之逐宰相者逐天子之竿也微韓公伸任守忠之法而危詞以急撤其簾浸使如曾宋其殆矣韓公一秉道而革兩朝之弊後起之英守成憲以正朝廷夫豈非易易者而元祐

諸公無懷私之惡有憂國之心顧且踵曾之失仍謂之姦
倒授宰制之權於簪珥用制同異之見於沖人以不正而
臨人使正不已惜乎夫昔之人有用此者謝安是也安圖
再造之功於外而折桓氏之權於內苦勢已重不欲獨任
魁柄以召中外之疑貽桓氏以口實抑恐羣從子弟握兵
柄泊方州倚勛望以自崇蹈敦溫之覆軌故奉女主以示
有所稟而自保其臣節元祐諸公夫豈當此時值此勢不
得已而姑出於是哉所欲爲者除新法也所欲去者章惇
蔡確邪慝之鄙夫也進賢遠姦除穉政修舊章大臣之道
大臣之所得爲也奉嗣君以爲之而無可避之權建瓴之

勢令下如流何求不得而假靈寵於宮闈以求快於一朝
自開釁隙以召人之攻乎易動而難靜者人心也攻擊有
名而亂靡有定之禍自此始矣用是術者自王曾之逐丁
謂倡之韓公矯而正之而不能保其不亂邪一申於人心
而賢者惑焉理之不順勢不足以有行而世變亟矣夫奉
□□以制冲人逆道也躬爲天子矣欲使爲善豈必不能
乃視若贅疣別擁一□□之尊臨其上以相箝束行一政
曰太后之憂民也用一人曰太后之任賢也非甚盛德孰
能忍此卽其盛德亦未聞天子之孝唯母命而莫之違也
且以仁宗居心之厚而全劉氏之恩於終始其於政事無

大變矣而劉后方殂呂夷簡張耆等大臣之罷者七人王
德用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而受顯擢則元祐諸公推崇
高后以改法除姦而求其志道之伸保百年之長治也必
不可得矣太后固曰官家別用一番人而諸公不悟盱豫
以鳴曾莫恤後災之殆甚何爲者也王曾幸而免此者仁
宗居心之厚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陳揜小故以全
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觀於此而韓范以外可謂宋之有
大臣乎不可拂者大經也不可違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
女正位乎內旣嫁從夫夫死從子婦道之正也雖有庸主
□□□□功不求苟成事不求姑可包魚雖美義不及賓

此義一差千塗皆謬可不慎與

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
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攷
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
者非有奢侈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
煩乃兪其臣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
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國家當創業
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爲一代之規其所興革
不足以爲規一代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畧而不詳因陋而
不文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

奏適可至於是既至於是而亦足以持國於不衰乃傳之
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於法也
不患無辭其爲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
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姦也
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於上言治之術競起於下
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釐正之於旦
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於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
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
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
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

所容其指畫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
爭久息之必然也無薦賄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
者且勸以彊勁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
一千百之挂漏創法者固畱有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
夫匹婦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姦民爲鼠爲雀之啄齧惡
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宋自建隆
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
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議
道之公輔無周召之宏猷乎卽以成周治教之隆至於穆
昭之世蚺蠹亦生於簡策固不足以爲文武周召病也法

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苟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踰分以巧爲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彊可凌弱無以啟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在實亡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梟張而起進則爲兵而退則爲盜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言治者嘖嘖而爭之誦一先生之言古今異勢而欲施之當時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見一鄉保之利風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樂從神宗君臣所夜思晝作聚訟盈廷飛符徧野以使下無法守開

平惇蔡京熒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前乎此
有真宗雖有淫祀驕奢之失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惑主
之惡而李太初慎持之於前王子明謹守之於後迨乎天
聖明道之間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
心自遷謫而任之不專至若王曾等者非名節之不矜也
非勤勞之不夙也以術閒道以氣矜剛而仁宗當受諫之
美名慕恤下之仁聞欣然舉國以無擇於聽迨及季年天
章開條陳進惟日不給以取綱維而移易之吏無恆守土
無恆學民無恆遵兵無恆調所賴有進言者無堅僻之心
而持之不固不然其爲害於天下豈待熙豐哉知治道者

不能不爲仁宗惜矣夫秉慈儉之德而抑有清剛之多士
贊理於下使能見小害而不激見小利而不歆見小才而
無取見小過而無苛則姦無所熒邪無能閒修明成憲休
養士民於以坐致昇平綽有餘裕柰之何強飲疥癰之疾
以五毒之劑而傷其肺腑哉故仁宗之所就者槩可見矣
迹其謀國則屢敗於西而元昊張啟侮於北而歲幣增迹
其造士則聞風而起者蘇氏父子掉儀秦之舌揣摩而前
者王安石之徒習申商之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
之競進於太廷故曰神宗之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
皆仁宗啟之也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

先王也孔子曰吾從周非文武之道隆於禹湯也文武之法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末亡王者未作井田學校所宜遵者周之舊也官習於廷士習於學民習於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其所能勝慎求治人而政無不舉孔孟之言治者此而已矣嘖嘖之言以先王爲口實如莊周之稱秦氏許行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異於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爲仁宗惜也

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餘波之害延於今而未已蓋其求治之

心已亟但知之而卽爲之是故利無待而興害不擇而起
其有大德於天下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
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
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
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穫不貲可以多種而無
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昔者周有天下旣祀后稷以
配天爲一代之祖又祀之於稷以配社享萬世之報然則
有明王起飭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棄而享祀
千秋其宜也惜乎無與表章者史亦略記其事而不揄揚
其美則後王之過也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

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交子變而爲會子會子變而爲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古之稅於民也米粟也布縷也天子之畿相距止於五百里莫大諸侯無三百里之疆域則粟米雖重而輸之也不勞古之爲市者民用有涯則所爲者簡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則所齎以易者輕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無而授受亦易至於後世民用日繁商賈奔利於數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輸於國餉於邊者亦數千里而遙轉輓之勞無能勝也而且粟米耗於升龠布帛裂於寸尺作僞者湮湮以敗可食之稻麥靡薄以費可衣之絲枲故民之所趨國之所制以金以錢爲百物

之母而權其子事雖異古而聖王復起不能易矣乃其所
以可爲百物之母者固有實也金銀銅鉛者產於山而山
不盡有成於煉而煉無固獲造於鑄而鑄非獨力之所能
成薄貲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難而用之也不敝輸之
也輕而藏之也不腐蓋是數物者非寶也而有可寶之道
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違也唯然而可以經久行遠
者亦止此而已矣交子之制何爲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
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數則速裂矣藏之久則改制矣以
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惟其所命而無等則官以
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